



三江月
竹篱瓦舍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
2025年10月11日 星期六

在江北

邂逅宁波版“阿勒泰”

□董小飞 文/摄

李娟笔下的阿勒泰，草原广袤，人文纯美，读来令人向往。在草原、沙漠、森林、雪山的四季流转中，“诗与远方”有了一处具象化的存在，连隆冬时节牧民需要面对的恶劣生存环境，也被李娟写出了浪漫的诗意，仿佛冰川里开出来傲然的雪莲花。

随着由她散文改编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在央视热播，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慨叹：我要去阿勒泰躺平！于是，各种版本的“阿勒泰”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种社交软件上出现，但浏览下来，内容大多止于大块的草地或一片花海，总觉得缺少了一些精神内核，直到在江北，邂逅宁波版“阿勒泰”。

1 有位伊人，在水一方

这个地方，即是位于江北区慈城镇的英雄水库及沿线周边。英雄水库也称云湖。这时，沿着由五联村到南联村的湖畔栈道一路西行，因水库水位下降，湖边露出了大片的草地，低矮嫩绿，自由地铺展在浅滩上。狭长的深沟和椭圆的洼地把草滩切成了一块块不规则图形，湖畔因此浅草丛生、有水有石，颇有几分李娟笔下的样子。

约上一位好友，特意起了个早，到达水库的时候，它还在薄纱般的轻雾笼罩中，远处的山峰显得虚无缥缈，粉橙色的晨光打在粼粼的水波上，像撒了无数的金豆。湖边大小不一的水洼，则像羞涩的新娘，红着

脸，沉默无语地低着头。

一声古怪的叫声划破了平静的湖面，惊抬头，只见一只白鹭张着翅膀降落伞般地飘下来，像在跑道上滑翔，慢慢着陆后踮着脚尖在草地上东翻西找——原来它是来吃早餐的。

这时，似乎听到乐声在水面飘着。循声望去，远远地，一块尖锥般插在湖中的草地上，居然站着一名吹箫女子，一袭浅蓝长裙迎风轻扬，翩若惊鸿。如果不是有一男子持相机在边上给她拍摄，我真觉得自己入了仙境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原来这不是诗句而是真实的生活啊！

2 懂得“让道”的狗

沿着栈道一路往西而行，边观景边拍照，进到南联村，已是早上8点左右的样子。迎面跑来一条狗，速度很快，正犹豫着是否往路边给它让道的时候，却见那狗一个急刹车，居然慢慢地肚皮贴地，趴在路中央不动了，也不叫唤。我惊讶极了，原来狗在给我们让道呢。

乡村的狗原本是为了看家护院而养的，看到生面孔叫唤是它的本能，但这狗的动作分明告诉我们，它早已不再墨守

成规，而是选择紧跟时代步伐了。近几年，随着环云湖生态旅游工作的持续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市民与游客来这里休闲、度假、观光，聪明的狗儿对此早就知道“叫不过来”的，便干脆不叫、习以为常了，甚至学会了让道迎宾。

走进村，村中一户人家的屋前菜园，一位80多岁的阿婆正挥锄翻土，围栏边倚着两位同样高龄的老妇人，提醒阿婆种的毛豆施错肥了，才会光长叶子不肥豆。阿婆则说她松完土后准备撒菜籽，问旁观的两位哪家的种子质量好？旁观的则行家般地解说各家优劣。看她们这个年纪还如此思路清晰、通晓农事，我不禁饶有兴致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听两位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。好一会儿后，锄地的阿婆走近围栏边，朝两位露出一脸无奈的表情，大声说我耳朵聋，你们如果不是扒着我耳朵说话，我一句听不清。不禁莞尔。



云湖

3 老屋、炊烟、挑担的农人

沿着石阶一路上行，看到一条细长的飞流直奔而下，流入半山腰的蓄水池，稍作停留又继续往山下奔去。村民们围在池边洗洗刷刷，聊得热闹。阳光透过林木的缝隙在池子里洒下一片星芒，棒槌的敲击引来山壁的一声声回应，细碎的日子，便在一片光亮中跳跃开来。

古老的井台旁，一位80多岁的阿婆挑起两塑料桶水轻松地往坡上走。我很好奇，阿婆却说，这不算什么，土豆丰收的季节，她一个人要挖上千斤土豆挑回家。也许，健康长寿的身体是这片山水馈赠给村人最好的礼物吧！

阿婆的家在山腰，几间木结构的老屋。进到屋里看出去，中间的四开门像一个画框，把山脚的房子尽收其中。一群鸡在堂屋中央踱着方步，叽叽喳喳热闹得很，见我们进来，“呼”一下飞上了屋角的柴垛。阿婆忙着倒茶让座，一阵砧

板和菜刀、锅和铲的碰撞过后，她坐在灶下烧火，说中午吃青菜肉丝面，邀请我们一起吃点。

正是午饭时分，透过“画框”，一石砌老屋的烟囱袅袅升起一股炊烟，那烟一路升腾，在蓝天白云下消失不见。一位农人迎面走进了“画框”，他挑着两筐新鲜蔬菜，嘴里似乎在哼唱着什么，一只小狗跑前跑后地跟着，活泼得很。这时，我的脑海不由得闪现出另一幅画面：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农人肩扛古老的耒耜，在乡野小径边走边唱：日出而作/日入而息/凿井而饮/耕田而食/帝力于我何有哉？

这首《击壤歌》是先秦时期的人们为咏赞美好生活而作的歌谣，没想到，隔了几千年的时光，竟在这里神奇相遇如此画面，更没想到的是，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画风依然干净得不染俗世烟尘。

4 让走累的心“躺”会儿

随着阿婆的面条上桌，石砌老屋的炊烟慢慢消散，想必饭菜也上桌了吧？那个赶路的农人会是那石屋的主人吗？想起我小的时候，每当遥遥地看到家里升起了炊烟，就知道外婆回家了，而当炊烟停掉的时候，不管玩得多疯我必马上回家——我知道外婆会出来等我。那股烟火，一直是我们祖孙间心照不宣的约定。

下午，我们在村中的咖啡吧吹吹山风、发发呆，消磨了两小时。出村的时候，看到云湖边已搭起了一些帐篷，有萨克斯在吹，有孩子在跑，也有人在湖畔的一个水泥平台上，跟着音乐在唱歌，唱得很好听。我不由过去询问，

是不是经常在这里唱歌？那人说，他是今早从余姚过来市区参加考试的，前期准备很辛苦，考完试，听朋友说这里很美，就过来放松一下。

是啊，觉得太辛苦了，就应该放松片刻，“犒劳”一下自己。我们不能看到大葫芦，就想着把它做成航船，而忘了还能把它悬于腰间浮游江湖。我们总在不停地奔跑，追问生活的意义，却忘了当下自己的真实需求，疲惫的身体需要一片青草地。躺下来歇歇吧，别让那颗在红尘中走累的心，走失了。而这个宁波版的“阿勒泰”，正是一处适合让心“躺”下来的地方。



南联村一角